

● KANG ZHUO WEN JI



康濯文集

文论

5

康濯文集

114
5

文

湖南文艺出版社 · 一九九八

[湘]新登字 002 号

康濯文集

责任编辑:李恕基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98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74.125

字数: 1,660,000

ISBN 7—5404—1838—9

I · 1465(全五册) 定价: 94.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尽狂沙始到金

康濯墨迹

目 录

第五卷 文论

秧歌舞——零碎想起的一些意见	(1)
空前辉耀的乡村文艺	(11)
把握战斗的主题	(16)
冀西农民戏剧活动史话	(18)
在学的路上	(41)
生活、创作及其它	(47)
创作漫步	(54)
最初的体会	(87)
重新学习的誓言	(94)
再谈革命的现实主义	(100)
重新学习 继续实践	(119)
《讲话》精神要代代传	(139)
美和写美	(144)
通俗文学和“寻根”	(152)

永远同人民血脉相通·····	(161)
《讲话》与启蒙·····	(170)
评《〈不能走那一条路〉及其批评》·····	(175)
读赵树理的《三里湾》·····	(190)
《赵树理文集》跋·····	(209)
关于赵树理研究的通信·····	(214)
写在《赵树理文集续编》前面·····	(219)
有感于田汉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227)
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	(236)
让短篇小说花开更美·····	(263)
对中篇得奖作品的若干思索·····	(268)
对中篇小说的一角之见·····	(274)
赵树理和山西小说家群·····	(279)
《中国当代小说史》序·····	(287)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三个十年短篇小说卷序·····	(298)
我这三十年·····	(319)
我写《分秒值千金》·····	(328)
我走向文学之路·····	(339)
《水滴石穿》后记·····	(347)
再谈《水滴石穿》·····	(362)
关于修改版《水滴石穿》的复信·····	(372)
我的第一篇小说·····	(386)

从事文学创作五十周年作品讨论会上的两次发言·····	(394)
《洞庭湖神话》后记 ·····	(405)
《文艺报》与胡风冤案 ·····	(407)
旧体诗 (26 首) ·····	(459)
康濯著作目录 (图书) ·····	(470)

秧歌舞

——零碎想起的一些意见

随着“民族形式”、“旧形式”、“秧歌舞”等问题在我们边区展开的讨论我在这里零碎谈一些关于秧歌舞的意见。

秧歌舞在今天的边区盛极一时，这是谁也不会否认的。那末，这是非常好的现象，也只有在今天，在进步的民主的模范抗日地区才会产生。它产生了，普遍了，它，今天每个舞员和观众对于它，与抗战前的年节、庙会、或插秧时的对于它，基于群众经济政治生活的不同，这对于它的态度，把握它的出发点，也是不同的。——虽然这不是绝对的，虽然不论过去和现在，群众对于它尽管都或多或少抱着些某种不太严肃的娱乐成分或游戏态度，但在群众过去的生活基础上，或在另一地的今天的群众间，决不会产生秧歌舞像今天这里这样，盛极一时的现象的。我们撇开秧歌舞在今天的“使用价值”与缺点（假如有的话）与它给于各方面的影响不谈，我们可以说，今天秧歌舞的盛极一时，不必一定是秧歌舞本身的伟大进步，是秧歌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宣教工作者的伟大功劳。因为，这是社会的进步，这是历史的前进。但是社会进步了，历史前进了，秧歌舞如不紧跟向前，它自然也不会像今天这样盛极一时，更不会成长着为大众所说的“使

用价值”，而且，它会早已“遭到现实的唾骂的”。这就是我要说，今天的秧歌舞是已经前进了数步的（虽然还不够）；今天的秧歌舞已不再是过去的什么东西，更不会还是纯粹的旧形式：这是肯定的。

过去，或者更远，民间男女在劳动（插秧）之余的“爱的追求形式”的秧歌舞是什么样子？不知道，我没见过。但在抗战前，这一带流行的秧歌舞的样子，我却听说过一点。那是，就名称上讲，都应当去掉尾巴，而单名叫“秧歌”的东西。“秧歌”分台上地下两种，台上者只是旧戏的一种地方形式，只唱不扭，叫“唱秧歌”或“秧歌戏”，台下者则一般地根本很少情节穿插，只扭而不唱，间或当扭者因疲倦而休息时，可能有一两个人出来唱一两段“秧歌”（台上“秧歌戏”里唱的），这名“扭秧歌”，今天的秧歌舞，是从过去“扭秧歌”的形式批判地利用而进步发展改造过来的东西，“秧歌舞”这个名字，我想是西战团、或联大从后方带过来的。

我这里所提的今天的秧歌舞，它在一开始走上抗日情势下，首先，就与一种名叫“小唱”的旧形式发生了亲密关系，首先就吸收小唱的形式加入那开始批判利用的“扭秧歌”的形式中。“小唱”是以唱小曲为主的旧形式，有集体的，也有不是集体的，它在演唱者用一定的步伐（不是扭秧歌的步伐，而是其他类似旧戏台步的东西，我这样想）跑成一个定形后，就全体演唱小曲子，今天夹在秧歌舞中音乐队的旧乐器与其他某些表演唱时的动作，就是配合“小唱”或从“小唱”而来的，因为秧歌舞开始走上抗日的情势下，必要且一定要改装新现实的内容。而要马上从批判地改造旧的“扭秧歌”那种形式，插入新现实的内容，比较困难，挺

多,也不过改改舞员的服装、化装、或别的什么肤浅的(而这,一时也缺点很大)。于是,比较现实地装上新内容,那时就不得不从群众熟悉较快、兴趣颇浓的抗战歌曲入手。这就造成了“小唱”形式的被宠爱和优势于改造的“扭秧歌”中。另外,过去“扭秧歌”的形式,因为是集体性的,比较简单,在流行上又很广泛,在表现群众新的生活上,有着相当适合的欢快、跳跃、鼓舞等好因素,加以大剧团的利用和提倡,所以它能一开始被荣耀地拉向抗日情势下,而被置于对于群众特别重要的地位。

严格地说,过去的“扭秧歌”的形式,除开一般的集体扭,扭着很多“仙人出洞”、“穿梭”、“剪子股”等队形的东西外,还有也莫属于“扭秧歌”范畴的其他形式,如“高跷”、“大头和尚斗柳翠”等;“小唱”,也有着名目繁多的,如“地平跻”、“跑花篮”等形式。因此,值于抗战情势下的秧歌舞,在要求着与被要求着前进的立足上,就被民间艺术家和创造者增多着复杂的来自名目繁多的“扭秧歌”与“小唱”的花样,再前行,可能又接受了其他旧形式和快报、旧剧的某些东西,除此,它又被新的形式,如话剧、活报、歌舞等滋养哺育,使它在内容上形式上更新或多或少地表现新现实的故事、画面,甚至,在接受了舞蹈的营养,舞法也更刚健些,美丽些(这,我在平山温塘村剧团表演上愉快地看到过)。另外,在服装上,化装上,以及队形变换,音乐等项目上,都总在进步着。

表现在这种情形下的秧歌舞,它里面所能够而且已经包含的各种花样,不是严格地条理地可以数清说完的,加以今天边区各地工作开展的不太平衡,群众进步的有先有后,有量上的差别,因此,盛极一时的秧歌舞,在各地也有程度上的差别,而好与坏,优

点与缺点，“使用价值”的多寡，也自然极不一致，有好的，特别好的，无论形式上与内容上都很惊人的，如平山温塘的，如最近儿童节大会上看到过的；也有坏的，甚至可以说很坏的，虽然这只是个别现象：如今年旧历年节前后，四专区、一专区某些个别地区的。——这些，甚至在内容上都有旧的东西残存。

但是，一般地说，今天的秧歌舞是好的，进步很大的。它无论对战斗，对群众，对艺术，都有着谁也不能抹杀的伟大功绩。它随着社会和历史的前进，它没有忘记在思想上艺术上不断地把自己提高。但同时，它也有缺点，甚至个别的毒素致使未能发挥更大的战斗力。而群众对于它，也不无个别的“看媳妇”的倾向，专为娱乐好玩的倾向。至于对创造“民族形式”的艺术的贡献上，更似乎较为长远，模糊。这由于它的“原来那思想与形象之浑然完整。却不能不带来破绽，这个破绽，就是由进步的内容与落后的形式相矛盾相斗争而来的”（周扬）。另外，还有如林采同志在《从“秧歌舞”谈“旧形式”》一文中所指出的那些原因。

涉及这，今天我们对于秧歌舞的态度，应当首先是乐观兴奋的。因此，我们应当反对对于今天秧歌舞的恶意态度，即是，如林采同志说的“绅士式的冷视态度”，或者“认为秧歌舞的形式已经是完全僵化了的破烂不堪的死的東西而给予全面的打击”，或者“一方面把它踢下来，一方面又要把它拉上去”的措置。这里，我要牵涉到我们边区已经在讨论中发表过的一些意见，这是自冯宿海同志《关于秧歌舞种种》一文发端的。

我以为，冯宿海对于今天秧歌舞的估价是过低了些的，他或者还只是多看了些去年的或者个别地方的现象；或者，在文章的一些措词上有些不当不“雅”，对于改造的意见有些“声势浩大”，

因而，在客观上多少造成了不好的印象，又如他认为“今天的秧歌舞还是一种纯粹的旧形式”，这是不对的！但现在我觉得估价暂且不论这些，又不论秧歌舞的道路和前途应该怎样，假如不是我糊涂，我不承认他在主观上会“全面的打击”秧歌舞的，他不会“异想天开地”想把秧歌舞一面踢下，一面又拉上去的。虽然我不说歌舞剧是否是秧歌舞的道路，虽然我反对把今天秧歌舞的一些缺点夸大为危机，但仔细研究下冯宿海同志关于改造秧歌舞的一些意见——不管总的方面说其前途是否歌舞剧，倒也是必要的，从这，我觉得那些意见，未必就是“取消秧歌舞”或从地下一跃上天的幻想，未必就是向秧歌舞要求它所不能有的那样高的。同时，我也觉得林采同志在这方面的注意不太够，不多多研究或多看几处秧歌舞演出，不直面的指出秧歌舞的缺点，或作为秧歌舞的真正关心者，却仿佛很严肃地对“冷视者”或“主观上不思加以改造者”说：“秧歌舞之所以还有缺点，就是因为你不努力！”这是不太好的，若不然，是不是干脆，就不研究一下别人也许有可取之处，认为“你说不好，你努力努力，改造下看看”！这样，是有可能走上旁观者的严肃的路上去，偏到另一种倾向去的！

为了战斗，为了更充裕群众虽然不是唯一，然而却是极重要的一种文化生活，为了从一方面发展创造“民族形式”的道路，同时，为了帮助边区利用其他旧形式和从旧形式中接受遗产（这些，是大不如秧歌舞成绩的）以充裕新形式的目的下，谁也得承认今天的秧歌舞必须更前进，改造与提高，而且，一般地说，今天边区的整个文化运动，可以说也应以提高为重要而同时使更深入普及的情势下，今天要秧歌舞提高，与平常一般地要求它的进步也有着某种不同的更深长的意义。而这，我们边区的每个秧歌舞工

作者，艺术工作者，宣教工作者，应该真正努力！过去对秧歌舞根本不理，而一味为了自己的新形式的，今天的态度应有些修改；就是过去热心的人，更不应再存在以为“秧歌舞这东西简单，呃！一天搞它几个”的态度。——这在过去是或浓或浅存在的，也存在于对其他利用旧形式的一部分态度中，至于对广大舞员，文化水平一般还相当低下的广大群众，虽不是绝对的，但当然是不应作如此要求的。

这就要凭我的意见，就一般的秧歌舞，指出它的缺点了：

第一：今天的秧歌舞还未免支离破碎些，一般的，都是在大众舞员前面，配置数对穿红带绿的男女或小孩，一对滑稽小丑，后面才出现各色抗日人士、日寇、汉奸等，这就形成了一截一截的。甚至，多是领头的男女或滑稽小丑表演一套甚至含有封建毒素的东西，往往一开始比后面的舞员更起劲，更能吸引观众，虽然一度过后，后边的抗日军民和日寇、汉奸往往也来套精采表演，各种形式的表演，也能够夺过观众，赢得效果，但前后在内容上、形式上往往没有关联，或关联极少，这未免支离破碎些。某些个别地方，更可能在破碎片里含着浓厚的糟粕杂质或毒素。

第二：今天的秧歌正因为接受了和吸收了各种东西，自新和旧形式均相当复杂，加上各时期要表现的内容均很广泛，因此，这些东西在整个秧歌舞全面发生着复杂的冲突，如唱与舞，如音乐与唱与舞，如故事的表演与群众舞的进行等。

第三：舞法上，整个的比较简单些，只是直线式的前进步式，进两步退一步，且不够健康。而就各个人物不同身分、阶层、性格与在舞中不同的地位而各舞各有特性的步伐，也没作到，甚至比过去那完全旧的“扭秧歌”中的表现还差些，以致或有些老套、

刻板、没味道、不起劲，如不提高，某些地区是会影响到普及的，——撇开其他不说。

第四：化装和服装上，一般的是不太现实的，个别如去年“三八”平山妇女的表演，去年五六月间聚集于平山洪子店欢迎南征的一、五团胜利归来的表演，确也抵得住冯宿海同志的描写的。今年春节、四专区唐县一带，也仍有很不少“粉面朱唇，花枝招展、头带一块花手巾……”的现象，虽然素以“美妙漂亮”而获得好几次平山秧歌舞比赛第一的洪子店，今天不得不让位温塘了，它那一套“服装化装”受到现实唾弃了，但一般的仍然存在不少服装化装上的缺点的。

这些缺点，只是一般的，有比这好的多的，也有个别坏得很的。——这里，我们不能认为就是秧歌舞的危机，但却应站在积极改造发展提高它的地域上，迫切严重地看到这，好好的为改造而努力去！为改进而努力去！

谈到秧歌舞的改造道路和发展前途问题。

第一：它在内容上应该更多方面的充实战斗生活，能够作到一个完整故事的整体，我主张仍要多方面发展，像技术的表演，如“仙人出洞”、“剪子股”等，并不必要完全剔除，但也应充实以内容，如我曾见过的，群众围成一个圈，都背了锄头铁铤等农具，以垦荒代耕团的方式，且舞代耕锄地，且表演技术，而圈中抗属一家人，表演春耕连贯故事，表演感谢代耕团的盛意等。

第二：秧歌舞的形式，在今天进步的情势下，十足证明不坏，因此，我主张在发展的路途上，一个群众的秧歌舞队形里，不防多穿插些东西，可以舞，也可表演街头剧、快板、活报、队形变换（可能也有某些军事意义的队形）、操练、唱歌、讲演、特别技

术的表演等。群众把今天的秧歌舞已经造成多样性的好东西，但还不够，尤其是在加入新的养料，接受旧的优良遗产上。这，发挥群众的创造性，不使千篇一律，是必要的。而且以秧歌舞（其他舞也同様）这“简单的形式”，要插入复杂的抗日内容，想反映多面的群众生活，如不从样式多面化入手，那将难使人更满意的。

第三：上述多样的内容与形式，最好要求他连贯，互相关联前进。使秧歌舞中每一事情的进行，与每个舞员都有关系。今天，往往有人在表演，有人就干脆坐下休息不管了，虽然为了恢复疲倦，调换休息是可以的，但就是特技的表演，何尝不能插入群众的联欢呢？

第四：舞法上，首先应适合各个人的身分等，这是肯定的。至于整体的舞法，步伐，就是进两步退一步，何尝不能改造得活泼些！温塘的秧歌舞舞法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它与一般的不同，它健康、刚强、有力、节奏显明，各人均合乎身份。除开这，使舞法步伐更活泼些，或吸收些其他舞法帮助，向横面，向左右，向曲线发展，这未必是不可能的。

第五：化装服装等，应本“现实主义”原则。这当然不是恶意要求大剧团化，而是说，克服缺点，特别是部分妇女的。伍均超同志在《关于“关于秧歌舞种种”》一文中提到关于服装化装的意见，当然对！但也要更进一步认识到，街头与舞台上的环境不同，白天黑夜也不同，因而，舞员的化装服装，不得不求更“平凡些现实些”。因此，滑稽小丑不应太事夸张，一套奇装，脸上一片红，一块黑，徒引人发笑。还有，一般跳在舞队前面的脚色，如为小孩，穿着漂亮些，为表演跳舞或其他而配置，倒无不可。我死抱住的温塘第一的，把这种表演取消了，也不一定是优点，而

且，既是小孩表演舞蹈，也可以大剧团小鬼的舞蹈的各方面作参考，但这也仍要尽量求得与整体关联，不然，花绿小孩与小丑，日寇等一道穿插舞着，会不太调和的。至于这种特别舞员要是妇女，那可就不得不反对“花手绢，穿红戴绿了”！

第六：音乐要与整个统一。仍然是“风凉话”一句，民间旧乐器多，群众会唱的歌子多，尽可欢迎。但歌子乐器的演唱，最好排入适合的扭跳场面，或干脆单独表演，乐器掩盖了歌声，或者表演过后，舞队排成圈，大家停止扭，一面唱，一面移动脚步，手也向左右轻盈飘动，这种仍旧“小唱”的东西，并不是好的。

上面算是粗浅的意见。

于是，依我说，秧歌舞的前途，仍然是一种集体的群众的舞，刚健活泼，反映着战斗生活与群众要求的舞。它会包含极多的花样，照我的胡编词儿，一种“大观园”式的多牺牲的东西；但它可能走向完整统一的定型，走上集体性和个人性统一，浪漫性与现实性统一的更高阶段（这在今天也或多或少生长着的）。它不会死灭，它会在不断接受新滋养中突出，在进步的地域上壮大生长，也未必不可以给它带上“新民主主义舞之一”的帽子。

那末，它没有，而且绝对不会有歌舞剧的前途？这只要谁不联想到“美妙”、“西洋”的歌舞剧，我觉得这问题，不是不可研究的。

自从联大文工团把秧歌舞搬上舞台，给以故事、场面、对话（快板说的）、人物等以后，各地相继而起，也把秧歌舞形式先后搬上舞台，想来，至少联大文工团的“反扫荡秧歌舞剧”和“反妥协投降秧歌活报”一定对于边区不会是陌生的。它，毫无疑问、对于客观情势，对于战斗需要上，有了大的收获：而且，它不但

兴奋了边区的艺术工作者，宣教工作者，尤其兴奋了不少村剧团和群众艺术家，给边区的秧歌舞以别开生面，以道路，这种进步发展的，我们可以叫做歌舞剧的，不然，实些，至少可以叫“秧歌舞剧”吧！这种形式，今天正在各地采用，在不断吸收养料，而更向前进，这是一种前途，我们应该特别努力求得光耀的前途！

但是不是还要来一个“街头化”呢？我说，这可以的，像联大文工团的秧歌舞剧，是可以“街头化”的，街头剧的样式很多，用秧歌舞剧走上街头去，这不困难——并且，这种歌舞剧的发展，不论舞台上或街头的，在不断的接受新的滋养与社会进步中前行，也未必不可以是漂亮的、好的“民族新形式”新的秧歌舞剧的。

……我诚恳地提出来这些，我希望不会被人叫作糊涂，竟敢给秧歌舞安排下这么多路，简直十万八千里。固然，假使不对，我是希望严厉的批评和深刻的讨论的。

1941年4月21日深夜。

（刊于《晋察冀时报》1941年5月7日）